

现代文天祥齐学启

► 金富军

他曾是一名文学青年，为“给民族尽孝”“给国家尽忠”，他改学军事、投笔从戎。他是抗日名将，曾使日军闻风丧胆，却惨死在汉奸刀下。他被日寇关押三年，民族气节不坠，堪比古代文天祥，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从容就义。他弥留之际，300多名盟军战俘跪下为他祈祷；去世后，冯玉祥题诗称赞他“宁死不屈世惊叹……壮烈足称中华魂，光辉史册万万年”。这位彪炳史册的中华赤子，就是清华1923届校友齐学启将军。

从小说研究社的积极分子到成绩优异的军校毕业生

齐学启，字敦镛，别号梦赉，1900年8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书香门第，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是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的激进分子。在校期间，曾与同年级的7位同学发起组织了文学社团——小说研究社，并编译出版《短篇小说作法》等作品。这个社团的很多成员后来被大家所熟悉，如著名学者梁实秋，著名电机工程专家、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社会学家吴文藻等。



身着戎装的齐学启

1923年，齐学启留学

金富军，1994年进入清华大学应用物理系，1998年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5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校史馆副馆长。



美国，初学电气制造。让齐学启感到精神上苦恼的是，当时中国国力孱弱，华人在美受到歧视，甚至被视为下等人（Inferior People）。目睹种种情形，齐学启悲愤不已，他深知当时的世界“弱肉强食，和平公理，直（只）是梦想。战争本来是惨事，但武备不修，屈于城下，其惨更有甚于此者”。因此，他毅然转学军事，考入诺维琪军校，学习骑兵。在校期间，他勤学苦练，成绩优异，深得师友称赞。

1929年，齐学启学成回国，任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军训教官。他给学生作的第一次军事演讲，题为《泛论军事训练》，指出：“我们中国想要由次殖民地的地位恢复于自治必需要先能自立，要想能自立必须能自卫，自卫的办法就只有提倡军事教育。”他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抱负，表露无遗。

齐学启后任扬州宪兵六团上校团长，奉命驻守南京。“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齐学启深以为耻。他常以爱国主义激励部属，说军人“应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个人之一切均在所不计。”“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齐学启率先遣队到达闸北投入战斗，配合第19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日战争



齐学启（1902 - 1945），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考入诺维琪军校，学习骑兵。1942年任中国如缅甸远征军新编38师少将副师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后，被拘于仰光。他受尽种种折磨虐待，但始终拒绝日寇与汪伪政权的诱降，为叛徒杀害。1945年3月13日牺牲。

被军政部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缅甸远征军，自此38师开始了壮丽的征程。

翌年3月27日，新38师在云南省安宁县誓师出国，齐学启历举古今中外远征壮烈事迹勉励部属，最后大声朗诵：“男儿生兮不成名，死当葬蛮夷域中。”全体将士激昂慷慨，声泪俱下。

4月，新38师进入缅甸战场。16日，在缅甸仁安羌北面，英军第一师及战车营7000人，被日寇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绝，该师师长斯高特将军向史迪威将军告急。史迪威命令距仁安羌较近的38师火速救援。

孙立人立即命令齐学启副师长率领第113团，星夜兼程前往援救。他们于17日傍晚赶到，略作调整后，就对日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三天苦战，日军主力被击溃，被消灭1200多人，残部狼狈鼠窜，7000名英军之围被解除。

全面爆发后，率领上海保安二团驻守闸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被誉为上海抗日首捷的英雄部队。

仁安羌一役立奇功，将军英名传世界

1941年，齐学启任陆军新编第38师副师长，师长为他清华同学孙立人。新38师成立后参加国民政府军政部校阅，其综合战斗力名列第一，

仁安羌一战是中国军队入缅的第一个大胜仗，救出了濒于绝境的英国军队，轰动了全世界，受到英美等国政府的表彰。孙立人、齐学启将军的名字，与中国远征军38师之名立刻传遍世界。

1942年5月，齐学启奉命转进卡萨一带掩护中国军队转移。5月9日，卡萨告急，齐学启前往卡萨前线指挥。11日，齐学启奉命返回师部，在离开卡萨时，他去第五军军部请求派给车辆运送伤兵，因而延误了时间，与师部失去联络，遂随同第五军转进。途中遇到新38师在卡萨负伤官兵18人，爱兵如子的齐学启见他们叫痛啼饥，痛苦异常，便决定同他们一起向深山觅路西进，追寻师部。为了重伤员不掉队，齐学启在村中买了几头牛，让他们骑坐，自己则不顾多年心脏病与轻伤者徒步跋涉。

5月23日，在荷马林上游二十英里处，他们被日寇骑兵发现追来。齐学启沉着地向官兵嘱咐：“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在日寇的轻重机枪扫射之下，18人除一人落水逃生外，其余的都壮烈牺牲。齐学启头部中三弹，身体四处受伤，失去知觉被俘。

男儿生兮不成名，死当葬蛮夷域中

日军得知他就是享有盛誉的38师将官副师长，如获至宝，立即延医治疗，表面上十分恭敬。齐学启看破日寇诡计，对敌人斥责呵骂。敌旅团长向他询问有关中国远征军情况，齐学启正色大声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速枪毙，勿多言！”敌旅团长故意拔出佩刀给齐学启，齐学启猛力向前夺刀自刺，并大呼“求仁得仁，又何怨！”黔驴技穷的日寇见状又急忙把刀抢回去。

日寇拿齐学启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押解到仰光中央监狱俘虏集中营。仰光中央监狱俘虏集中营是当时关着中、美、英、缅、印等盟国的数百名战俘的苦役营。齐学启将军在沉重的劳役之下，利用各

，所以說提倡科學我對倒用不着，還是讓吳老頭去作幾篇大文章，逼得他不得不退步，反正是中國內戰不還是得有個十年幾年嗎？最後老克說的，可以激起來整官，倒是上策！

泛論軍事訓練

謝敦宜講演 曹耀德作文

軍事訓練講的不是戰爭的是非問題，因為那是很明顯的，沒有人以為戰爭是好的，然而以為戰爭是不對是可笑，却不是避免戰爭制止戰爭的辦法，這和那軍隊面不辭苦學去求診治的方法是同樣的淺薄而可憐，至少在口頭上大家是都反對戰爭的，因為戰爭給人以窮困和死亡，可是這個誰担保以後沒有戰爭么？實在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爭鬥史，在過去是很明顯的了，就遠在將來除了烏托邦那裏以外沒有人敢想人類可以廢止戰爭，

在二十世紀的開首，爆發了空前的世界大戰，當時不用說在戰區的村莊建設毀滅，居民死亡流離，參加作戰的死亡數在一千萬以上，每天軍費耗費兩三萬萬美金，所以在戰後各國再提問地受了大戰的痛苦，都想廢止戰爭永久，一時非戰即兵的高調和企圖充滿了人間，可是到現在不過區區十年，要忘記十年在人類的歷史上不過是極短的一瞬間，種種空想可有一點實現？各國反總不加強地擴充軍備，地中海上海上舉世魔王墨索利尼，日本島中也有個軍閥田中，最近英美的爭新，一切的國際現狀都告訴我們說國際風雲遠在方興未艾。近來也有過具體的廢除戰爭辦法，歸納起來可分成三種：一、國際聯盟；二、和平會議；三、裁減軍備。

一、在大戰後，戰勝國協同組織國際聯盟，要想以後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國際糾紛，不能不說是意至善也！可是看七十一年的歷史，只被幾個帝國主義者所把持，那裏有公道弱小國的身上。最近的濟南慘案，也曾提交換，又何曾有什麼正當的解決方法？

二、和平會議是希望用開會的方式，大家互相讓步以求圓滿解決，但是我們看看歷史，所謂和平會議也有幾次了，何曾有什麼讓步的結果？如在華府會議中的中日問題，還得用三萬萬元去贖回膠濟路，實際中國也曾參加協約國方面，日本倒來佔據中國的青島和膠濟路，可是和平會議中也沒有令人滿意的辦法，足徵仍然要以武力來維持和平的力，尤其這兩種辦法的缺點都是無法使各國履行義務，假如受我列強認為吃虧太大，堅持不承認，只要看武力，國聯和和會都是沒有辦法的。

三、說起裁減軍備好像有點笑話，人們並不是因為有槍炮和戰艦，才有戰爭，反之而是因為有戰爭然後才有槍炮和戰艦，這個證之于古代的矛矢石塊便了然了，原來人類根本有兩種劣根性：好戰和自私自心，有這兩種劣根性，便不斷地演出慘劇，所以根本上這兩種劣根性是不會滅，空談裁軍，不過是給強迫的機會而已！

由這看來，國際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和制止的方法便都很顯明了，那麼我們中國想要出次類的地地位恢復於自治必需先能自立，要想能自立必須自衛，自衛的辦法就只有辦軍事教育。本來愛國軍人只是一種義務，並不是誰要來愛國，這只是個人的問題，個人良心上的問題，個人人格上的問題，個人人格上問題，個人人格上問題，你上戰場的一日，你是去做個揮霍中的犧牲者還是去做個弱者還是後看自己的國家滅亡？這僅僅是現代中國青年的一個大問題。國家是一種的人羣組織，尤其在這個動盪的軍閥，有許多個人利益必須與國家利益相聯繫的，所以就美國，連那幾種注意青年人的軍事訓練，我們作了什麼思想？

現在美國的普通軍事教育分為四階級：一、武德教育；二、技術教育；三、戰術教育；四、體育。武德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培植健全人格，很明顯的，沒有人格的人是不能做領袖和負責任的，尤其在軍隊中是如此，沒有人格的可以做資本家，做政客，甚至做學者，但是無論在那一方面他都不能做領袖。所以武德教育使人格訓練佔最重要的地位，其次便是能負責任和勇敢。技術教育不過教些立正開步走和排連教練，戰術教育便

1929年4月6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55期上刊载齐学启的《泛论军事训练》演讲

种机会，向战俘们宣传盟军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勉励大家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后来一位当时也在集中营的美国老兵约翰·W·博伊德回忆道：“日寇要齐学启作保证今后不越狱，同时企图要他在电台上做叛国宣传。齐学启平静而断然地拒绝了。日寇恼羞成怒，用长时间不给他食物，最后甚至断水的卑鄙手段来要挟齐学启将军。面对这一切，将军一直保持平静和自信。”

1944年5月，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以及和齐学启认识的几个汉奸一行共12人，赴仰光劝降。齐学启大义凛然，痛斥汉奸：“尔等颜事仇，认贼作父，不知人间羞耻事，夫复何言！”“速去！”叶蓬等汉奸又以个人名义馈赠名贵物品，多次设宴相招，均遭齐学启拒绝。叶蓬等只好悻悻离去。临走前叶蓬煽动中国战俘：“汝等不能去南京享受高官厚禄者，皆因齐某人一人顽固不屈之故。”

中国战俘中蔡宗夫、杜学统、章吉祥等人，丧节求荣，听了汉奸的蛊惑，对齐学启怀恨在心。1945年，中国军队大反攻，日寇节节败退，蔡宗夫等见日寇将败，生怕一旦被解送回国后，难逃法网。遂萌发杀害齐学启的恶念，他们曾企图用毒药暗杀，

被齐学启觉察未遂。3月7日，日寇最后一次对齐学启劝降，又被齐学启骂了一顿。第二天晚间，在日寇示意下，败类章吉祥乘齐学启上厕所时突然行刺，用刀扎进齐学启腹部。

当时战俘中有一位英国军医想尽种种办法，尽可能找来一些药品，向日寇请求为齐学启施行手术，被日寇制止。许多盟国战俘每天替齐学启向上帝祈祷，由于气候炎热而又得不到治疗，伤口发炎溃烂，1945年3月13日晚10时30分，齐学启去世。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追晋齐学启为陆军中将，其遗骸运回长沙葬于岳麓山，入忠烈祠。1989年，89岁高龄的孙立人将军从台湾托旧部携款，在岳麓山下重建齐学启忠莹，1990年竣工。

将军英魂永在，浩然正气荡漾于楚山湘水之间。长沙清华同学会高度赞誉“齐学启学长宁死不屈的精神，足为后人楷模，亦是清华精英”。顾毓琇曾写诗怀念：

朔北功偕班定远，仁安羌外战云酣。
旌旗蔽日千军拥，风雨同舟一渡难。
自是精忠追武穆，长留正气继文山。
仰光雾拔天重见，大节昭然泪血斑。